

月上柳梢頭



MG
I 246.7
590

月上柳梢頭

重翠群書之甲

1991.11.25 購于蘇市坊

蔣山青著

上海出版社會社印行



3 2169 6109 8

敬謝錢君匋先生畫封面

序 自

野樹披上了紅裳的時候，爲了自我的滿足並安慰與我有關的人們，我又出版了這本選集。這裏的都很幼稚，談不到有何貢獻。

今年仍常在寫小說，寫成的很少，寫而未成的却很多。我知道這實由於經驗的缺乏，還得以生命的存餘，爲繼續的挹取。技術的拙劣，也不能不再努力地改進，使漸能達到成功的途徑。不然，這樣長久下去，不是怠惰，定將絕滅！這書出版後於我也是一番鞭策。

果能勤奮地耕耘，定有豐肥的收穫。我想。從此我定要勤奮地耕耘了！

最近的幾個月中，觀感偶有所得，寫成了離亂工作從軍等三篇，前已收入此集，昨特抽出，留待將來發表，以求內容的一致。篇幅既去了大半，祇有這薄薄的一本了。我很覺有因陋就簡的愧慚！
蔣山青記於十六年雙十節。

錄 目

自序	一
月上柳梢頭	一
眼前	二三
致桃色的朋友	三七
在光明裏	五五
今朝有酒	八三
寥落的河濱	九七
再致死者	一

碧波給獻

頭梢柳上月

頭梢柳上月

『看月亮上來了！白蘿！』

白蘿底一隻手給她底戀人誠素握着，誠素坐在對窗的一張椅上，聽他說了，便轉過身來，向窗外望去。這時她正立在誠素身前，被他輕輕一拉，同時另一隻手從身後兜過來，抱住胸前，竟被攪在他底懷裏。她想掙脫，但她怎麼也扭不開來。她又覺得這樣很適意，有一種似乎自己底願望已滿足的歡快，雖然自己這時並沒有這般的願望。她就聽他擁着，祇低低地說着：『當心人來！』火熱的羞紅的臉移向窗外細看，又不禁說了一句：『月色真好！』

『如果沒有這麼一顆小小的柳樹，如果這一絲絲的柳條，不把那圓圓的月亮疏疏落落地遮起一半來，月色就沒有這麼好了！』

誠素兩眼從白蘿耳後望去，又很溫柔地說着。

『你看這黃澄澄的月亮，不像是掛在柳梢上嗎？這是什麼時候掛上去的哥哥！我沒看見！』她說着，頭早不自覺地枕在誠素底胸前了。頭髮上的脂香，一陣陣送進他底鼻孔裏。使他覺有一種强有力的引誘性的刺激，他爽快地略把下頷低傾，鼻孔湊在髮上嗅着，兩隻手已合抱在她底胸前，他底心頭祇是突突地亂跳，他底週身祇是微微地寒顫，他沒有聽到她問的是什麼，但聽見一陣夜鶯兒歌唱的聲音，覺得是非常地悅耳。

『今天是十四罷？怪道月亮這樣圓！』她又說。她忽然覺得誠素是在嗅她底頭髮，便把頭頸向左一歪，讓過，轉過紅紅的臉來，望着誠素那呆滯的黑眼，笑了一笑，誠素也被傳染似地笑了一笑。他覺得這時在握手以外應當有一種新鮮的嘗試，這是他在心中盤算掛念許久的一種嘗試。他便決心地突

然把右手抱住她那頸項，向自己懷裏一勾，同時把嘴唇湊上去，却正好吻着她的嘴唇。她一面掙扎，一面用鬆開的左手推開他底頭臉，便要從他胸前跑開；但仍給他抱住了。她又軟下來，兩手也就搭扶在他底兩手上。

『明天是十五呢！』聽誠素顫聲說。

她不由地笑了一聲。她說：

『今天十四，明天當然是十五，還用你說！——十五團圓十六缺，後天這時就要缺一點了。』

『我希望是不會缺的！』

『我也想像這樣就好了！』

她說這句話，又是分外地嬌細。試素聽去覺滿含着深意似的，心兒又突

地一頓後，更跳蕩得激越；髮香還是吹過來更夾着汗的氣息，他更緊緊地擁抱着她。他按着她胸前凸起的兩乳，他想隔衣去捏弄，但他很畏縮地終於是緊緊地抱着她不敢移動。他想再吻她，她避讓着，祇吻到頸項和頭髮。他這時開始試出肉底意味，他想靈肉一致的感應纔是真正的愛！他湧起種種的慾望，他幻想到一切，他終於還是免不了畏縮。他又自己解慰，在這時這地位上也祇好畏縮，除非是結婚以後。他忽然湧起了結婚的企求，他覺得最美的文字莫過「結婚」兩個字；最美的生活，也莫過於結婚的生活了！

白蘿底面孔又轉過來望他時，他纔接上去說：

「要常像這樣，我們倆也得趕快團圓哩！」

「我們倆現在不已是團圓了嗎？」

『這還不算！——會兒我就要回我底家裏去了，我們倆須要分散。所以我說，我們要趕快結婚纔好哩！』

『結婚？』

『難道你還不願意嗎？』

『我真是不願意哩！』

『我也真是不願意哩！』誠素學着她說玩話。

『我是真正地不願意！不是玩話！』

『不是玩話？——爲什麼！』誠素奇怪了起來。

『不是說不願意……』

『你還是說玩話！』

「……是我不能與你結婚！」

「爲什麼？」——誠素真急了。又說，「你不愛我嗎？」

「我愛你！——我真誠地愛你！」聽去她說時已是顫聲了。

「那麼我們倆已經訂了婚，我也十分地愛你！你爲什麼不能結婚？」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這問題大約是不能解決的了，所以不能結婚！」她說着竟有點嗚咽了。誠素真摸不着頭腦，心中真不知是什麼滋味，看樣竟真不是說玩話了。他不知怎樣安慰她，祇緊緊地抱她在懷裏，聽她停頓了一下，接着又說，「我本不想告訴你的，但我又怎能不告訴你哩？我也想現在可以不告訴你的，我現在却又不敢不告訴你了！」

「是家庭的問題嗎？」

『不是！』

『是身體的問題嗎？』

『……』她點點頭。

『有病嗎？——有不能結婚的病嗎？』

『不是病！』她底說話，更顯得淒然了，使誠素萬分地焦躁與懷疑。她又說着，『如果這是病，這就是死也醫不好的病了！』

她低低地哭了起來，眼淚滴在兩人底手上。

誠素還是摸不着頭腦，一面安慰她，勸她好好地說下去，一面浸在沉思中，兩眼出神地望着窗外；窗外那團圓的明月已經從柳梢移向柳腰，更把柳葉兒繡上了金邊；一片清光，直送進屋裏來，印在地板上。

白蘿和誠素是姨表兄妹。她在十七歲時，和她表兄訂了婚。她小他一歲。

訂婚前兩年的一個夏夜——

她底姑父死後，出喪的前晚，她底父母和婢女桂兒都過去幫忙，她也去行禮。晚飯後她却獨自回來看家，這是她父母底吩咐。

她家是租着姓尹的房子，從一個月洞門進去，可以看見樓上下的房間。樓上住着的是尹家，樓下三間便是她家。月洞門關起來，就和前面三家隔絕了。廚房下房都在樓房底後面，中間有一方天井。廚房裏有個後門。

這一夜把月洞門關起來，覺得是分外地寂靜。往常有樓上的尹太太等

可以談笑，這時尹家也全到她姑母家去了；他們兩家也是素有往來的。前後竟沒有一些聲息；窗外是沉沉地黑暗。

她漸漸有點害怕了，坐在右邊一間的自己房裏，就燈下看了一會兒書，纔把膽子放大。覺得疲倦時，便把燈兒捻小，上床去睡覺，眼雖乾澀，一時却又不能睡熟。朦朧中她聽見房門呀地一響，似乎便開了；她想門已門好是不會開的，便放心睡着不動，懶得睜眼看。一會兒就睡着了。

她做了一個夢——

她似乎還在姑母家裏，看姑母和表姊哭得很哀傷；天晚了便和表姊同睡，睡在身邊的表姊似乎是暖洋洋的；又似乎是在自己家裏。表姊不哭了，却笑嘻嘻地和她調笑，在自己臉上接吻，又用兩臂緊抱着自己；後來又似乎竟

來扯她底下衣，她急了，就醒了過來。醒來以後，朦朧間覺得身邊確有一個人，一個臉也放在枕上；兩臂正抱着她，而且確在用力扯她底下衣，她還疑是夢，還當作表姊；但一定神看後，帳外的燈光已捻得滿大，床上的人，不是表姊，竟是尹太太底兒子子蘭。她覺得奇怪而且害怕。她雖還不懂得什麼，總覺得那終非好意。她破聲大喊。但前後隔絕的，這沉沉的院落，黑甜的睡夢中，有誰聽得見？應聲的祇是牆壁的回響。她急得哭了，她想推他下去，但推他不動；她想自己逃脫，又被緊抱着；預備喫人似的兩隻眼睛，狠狠地望着她；一付強重的嘴唇，又堵塞了她底呼喊；她不能翻轉，她不能抗拒；她在驚駭，憤怒，掙扎，痛苦和啼哭之中，度過了這一個短短的夏夜。

天黎明時，她看着他走下床去；又在桌上拿起他帶來的一把五寸來長

的明晃晃的尖刀，向她揚了一揚，猶惡地，滿足地，微笑地說：

『不然，你就沒命了哩！』

他走了。

她一夜睡不着。她也聽到他那絮絮的慰安，但她終不願聽去，她以為那祇是荒野獸嘍血以後的驕吼；她也想把他殺死，在他熟睡的時候，又恐自己力弱；她又想自殺，一時却尋思不出自殺的方法，並且對這燦爛的人世，另有着深切的依戀。她除哭啼沒有別法。她祇有懊悔不該獨自回來。她怨恨父母爲什麼如此疏忽。

早晨她勉強地起來，收拾好了，懷着滿肚皮的悲憤和疑懼，很不方便地走到前面，尋着王家三奶奶，訴苦似地告訴了夜來的經過；她又低低地哭了。

「這事告訴不得別個人的！幸虧是我！我同你好比親姊妹，遠不要緊。你千萬千萬不能再告訴你爹媽告訴了，他們馬上就要逼死你的！」

也許因爲三奶奶也是尹家底房客，家計艱難，時常受尹家底幫助，便要
把這事掩蓋過去，她這樣恐嚇似地說着。——實則這事如果宣揚開去，不但

白羅底生命有危險，她那方正好名的父親却也不肯干休，定有一場大鬧的。

「那不行！——我非得告訴他們！給我出這口氣！」

「這是很丟臉的事！這是告訴不得人的！告訴人，你這張標緻的面孔放在哪裏？你還想活在世上嗎？」

「……………」

「總之，此後你一個人要格外小心些！——你爹媽也糊塗，怎把你一個

人留在屋裏——却也湊巧——那孩子也太膽大！

『誰想到呢！——痛都要痛死了！駭都要駭死了！活鬼！活鬼！』白羅說了又哭了起來。

『哭也無用！罵也無用！』王家三奶奶很表同情又似不表同情地說着，

『你怎不叫喚哩？』

『嗓子都要喊破了！你們都睡死了嗎？』

『姑娘！我們怎聽得見哩！可是他在店裏怎知道的？從哪兒進來的？』

『他也到姑媽家去的，看見我單身回來的，也知道後面只贖我這一個苦鬼！夜間我睡着了，就似乎聽到房門響。他還不是挖門進來的嗎！還帶把刀哩！活鬼！』

『好了，別哭了！自己小心些！——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啞子喫黃連，算了！』
白羅無可奈何，很不方便地走回後面去。

從此她時時覺有「跳在黃河洗不清」的恥辱，夜裏往往從夢中哭醒來。
醒來又常常見到那一幕醜惡的印象。

尹家後來向白羅底父母提過親事，但被拒絕了；他們知道子蘭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壞蛋，從小就不肯讀書，結交些流氓似的三朋四友，那時只在一家布店裏做一個學徒。

白羅原長得很秀麗而嫵媚，她底表兄却很愛慕她，她母親也很愛誠素底聰明英俊，誠素託人說起這親事，便馬到成功；她十七歲上，一個丹桂飄香的秋日，他們就依舊式訂了婚。

訂婚以後，他們反不能像以前那樣時常可以見面。不久誠素又寄宿在四百里外的一個高級中學裏，白蘿也進了幼稚師範，他們祇憑魚雁往還，互通着純摯的情愫。

白蘿在尚未訂婚的時候，心裏混混沌沌地，沒有什麼深刻的感覺，祇時常念到那年所經的侮辱，嫉恨那殘酷的暴徒。訂婚以後，沒和誠素通信以前，也還是混混沌沌地，祇是有時彷彿覺得自己從此是不得救的了。誠素離開家鄉，他們就開始通信。他常用各種巧妙而可愛的文字，抒寫那純摯的感情！他曾細細地告訴她：他是怎樣地愛慕她，怎樣和他母親說項，又怎樣懇託媒

人進行，訂婚以後又是怎樣地歡慰；他說，他將以全部的生命貢獻於她，他將以整個的身心附庸於她，她是他身心的主宰，她是他生命的火花……她知道，他確是用着超乎愛情的情愛來愛戀她的。從此她漸漸感到痛苦了。她在慰安與感荷之中，逐漸地嘗到痛苦的滋味了！

她覺得她很對不住他。他愈是誠度地愛她，她愈是難受。她時時覺得自己缺乏了一樣東西，一樣值得驕矜值得尊貴的東西，這東西足以維護他們底情愛，沒有它便說不定將有怎樣的結果。她想用一切方法重攔到這件遺失了的東西，但她永遠做不到了。她底癡怨的追求，祇是無邊的失望與憤恨。她想明白地宣布出來，要求誠素和她離婚，即使自己受些痛苦，却能減輕了自己底慊愧和不安；她終於不敢，她尤其不願，那樣祇是自促於死亡，自

已剝奪了未來的幸福；她祇得存着僥倖的企望，要在掩蓋之中，忘去了自己底缺乏；這樣她祇有更甚的悚懼和不安，更甚的憤恨與失望。

誠素底來信，一封封更加熱烈了，一字字更加誠摯了，更足以使她感激得滴出眼淚，怨悔得哭出血汗。她更不願使自己從那欣慰的，幸福的，使人留戀的花園裏逃脫出來，走向淒涼的，悲慘的，使人嫉惡的這地獄。

她有時煩惱得不堪，便去和王三奶奶商量。

『這個怎能告訴他？豈不是自討苦喫？』王三奶奶底結論是這樣的。

『他遲早總還是要發覺的！』

『到那時再說，也許能混得過去。』

『但是太對不住他了！我真難受！他和我這樣好！』

她總不願隱瞞着誠素，雖然王三奶奶是勸她隱瞞着；她希望，如果誠素竟能原諒她了，那便是證明他是真摯地愛她；不然，她自己也不便不是欺他了，受罪也原由自己底不幸和過錯。她就想在通信中告訴他求他原諒，又恐落在別人手裏不甚穩便，祇好盼他回來，得便就和他說起。

暑假中誠素回來了，他們也見了好幾次面；她老想開口，又常是畏縮，她終於沒敢說。她很擔心，她怕這便是生死關頭；她熱望着有這麼一個時期，他毫無勉強地原諒了她，與她以重生的機會。

這一天誠素因看見月圓，想起結婚，她就趁便隱隱約約地告訴了她最敬愛的誠素。她哭了。

誠素很意外地，驚訝地聽着，很失望似地，推開她立起身來。他似躊躇着，

狐疑着，靜默無言，炯炯的兩眼，投射在帶雨梨花似的白蘿身上。

他使她失望了！她懊惱，不該說出這事，使自己更陷於不幸；她想重圖僥倖於將來，但又是不可可能的了。她預感着自己生命底呼吸，便將在頃刻之間，隨着滿腔的怨憤，吐出最後最後的一口，她底眼淚似長江大河般流瀉着。

『我對不起你！我不敢欺你！我也不願意你有絲毫的勉強！你怎麼說哩？你怎麼說哩？』她哽咽地，震顫地說着，破了暫時的沉悶。

『我原諒你！我原諒了你！我更盡心盡意地愛你！』在她底失望中，他毅然地說了，兩手緊抱了她。她聽了幾乎哭出聲來。一種驟來的喜慰和絕頂的感荷代替了長久的憂慮。她不由地仰起頭來，月色中看見誠素底果決的態度；她便把頭臉倒向他底懷中，他底肩衣上沾染了熱湧的清淚。

『你不要有絲毫的勉強哩！哥哥！』她抽噎地說着。

『我一絲一毫也不勉強！』

他說後，唇在用力地吻着她底唇，手在用力地握着她底手，一隻臂膀在用力地擁抱着她底身體，表示着由衷的誠意，沒有絲毫的勉強。

『但是你剛纔爲什麼好一會兒不做聲哩？』

『那時我完全是疑你哄着我！』

屋裏暫歸於靜默。由柳梢升上柳樹頭的團圓的明月，遙遙地用冷眼從柳隙中偷窺着這一對長吻的青年；而且明月也眯眯地笑了；她又覺得不好意思，便把個皎潔的粉臉，暫時深藏在淺灰的雲氣裏。

白蘿走去把電燈旋開。誠素細看她時，真似梨花帶雨，使人不勝憐惜。

『歸總一句話，』他毅然地說着，『請你放心！請你相信我！我是始終能原諒你的！這不是你底過錯！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用我們誠摯的愛情，洗刷已往的不幸罷！』

他說完，他望着窗前的從雲氣中推送出來的明月，他又低低地說道：

『妹妹！我看你有如這明月一般的皎潔！』

『我感激你！你底心，有如這明月一般的慈祥！』

『我們何時團圓哩？』

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前 眼

從淡霧似的廉纖的秋雨裏走過了一條落葉滿地的子街，我尋到PP大戲院售票處看客爭買着票，我自量沒有擠上去的氣力，便靜靜地立在一邊。但是人愈擠愈多了，雜沓的車輻都在這新建未久的PP戲院門前停下。我又等了一回兒，心裏一不耐煩，便走出院門，將下臺階，預備隨意到哪裏走走，排遣這鬱抑的胸懷，消磨這沉悶的一個下午。

但是雨已落得大了！並不十分細微的雨點，打在平滑的柏油路中泥水上，牽起半寸長一寸長的泥水的短條，又細濺成滿街的煙氣。

我重回到玻璃門前，露佈着節目的影片，勾起了我底興緻；看腳下一雙晴天穿用的舊皮鞋，也不便冒雨走去；終於摸出三個雙毫銀角子，換取了一張綠色的門票，坐在左邊隔壁的一張椅上。院中所有的座椅上，轉瞬之間，都

坐得滿滿地了。

轉動着乾澀的雙眼，向各處看去，除了滿眼的人頭以外，我看見前面正中的臺上，高懸着一條紫紅的厚絨幕，幕上繡着杏黃色的寬邊，配置得異常調和，使人目爽。兩邊牆壁上，粉漆得金碧輝煌，却也異常地雅靜。這樣看來，我去，我消磨了很久的時光。

四壁的電燈還是亮着，人聲還是很喧亂。

使我鬱悶許久的一顆憂愁的種子，不容我有片時的暇豫，又開始在我心中蕩漾着；在溫暖的，異昧的，使人窒息的氣氛裏，遍身又感到絲絲的涼意，像立在迷濛的雨中。

拍掌的聲音，很激烈地送進我底耳裏，我底眼睛，又注視到那張爽目的

厚幕上，幕裏面有一個人頭伸出來，似乎是招呼熄燈的樣子；我以為，這四壁的華燈便要立時熄滅了。等了好一會兒，誰知還都亮着。太平門的紅字的門燈也早已亮了。

兩個奏樂的少年，從正中走道走向臺前，走下木製的屏風裏，我以為這時總可正正經經地奏樂了，又誰知祇在那裏調合音階，飄來一兩絲尖銳或低鈍的聲音。

羣衆底拍掌聲，好似六月裏暫時放出晴曦後，又重落暴雨似地，喧亂地在院中震響着。

我再看過手錶，已經是三點零六分了。我疑是院中鐘慢，再不就是我底錶快。我又看完了一遍說明書。心裏又不耐煩起來了！我預備退出院外，但我

怕雨還落着。而我穿在脚下的，却是一雙晴天穿用的皮鞋。祇好是耐着性兒再在那兒等候。

『噫！還不熄燈？』一位女子底尖銳而嬌婉的聲調，在我前排的座位裏吹送過來，使得我向她望去時：祇見她穿着杏黃色上衣向左斜倚的肩背；祇見她向右斜豎着蓄了漆黑的短髮的後頭，裝在似乎是滿塗了白粉的頸項上。祇見到掛着尖翹的髮髻的半個臉子。她似乎很乏；又似乎很嬌脆，她也是坐在最外的椅子上。她底右邊，是載着大眼鏡，穿着鼻煙色長袍的她底情人。我從他側向左邊的頭臉和身段，和那綿綿的言談間，看出來他確是她底情人。她不耐煩地說了以後，他很親熱地不知又向她說了些什麼。她便不理他了，轉頭向後面望過來。我這纔清楚地看到她那秀麗而嫵媚的蛋形的粉臉；

臉上却透露着兩片沈醉了似的紅暈。

驟起的西樂，替去了喧亂的掌聲底催促。似乎是奏弄了長時間，又似乎是不甚悅耳的西樂停止以後，突然熄滅了燈，眼前消泯了鼻煙色的，杏黃色的衣裳，變爲滿眼昏黑的人影；臺上杏黃色的幕底寬邊，很敏捷地提了上去；樓上放來的一道白光，那穎脫而出的所謂銀幕上，映着五花八門的廣告片。

接着就是這名片底開場。

我不經心地看着幕上的動作，我又不時地，很經心地望着眼前的這一雙人影。我覺得這所謂名片，也祇是黑白的男女老幼動作的畫圖；這眼前的昏黑的一雙人影，却是值得注意的奇蹟。我羨慕他們，同時也使我不能不嫉妒。我願意代替那男子底位置，向她略獻慇懃；然而她終竟不是LL，她又能

容受我底溫存嗎？即使她竟能容受了我底溫存，我更非夢地佔有那男子底位置，然而又怎能對得住去世未久的莉莉呢！我覺得這終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可能。在我心中蕩漾着的，說不出一種什麼味道。

我心中又浮着一種新的希望，我希望能看到他們更親密的動作，也算得是借他人杯酒。但他們還是遠遠離開，坐在兩張椅上，都仰頭望着影片底演映。我便似有一種不滿的心情。我暗笑他們，我輕視他們，我覺得他們真是不懂得什麼——這裏不是很好的一個機會嗎？至少，手是可以互握的了！

我便不再去望他們。仰看銀幕上正演到很緊湊很動人的一節：

在一白無垠的雪地里，象牙雕成的樹林中，一對戀人意外地相逢了。那女的已經凍得昏迷過去，她是被尋得好久的一個弱女子，男的扶抱着她用

手掌給她按摩，她還是昏迷不醒，他很着急，他把她抱到很遠的一所陋屋裏，倒了一杯冒熱氣的湯水灌了下去。好久好久之後，男子底焦急的表情，變作滿臉的歡悅；好似一陣疾風吹散了周天的積靄。坐倚在他懷裏的那女子，微張開一隻倦乏的眼睛，斜向她愛者睇望；頓時又忽閉起，露着感謝的神情！在第二次張開兩隻眼睛時，男的把頭臉垂下，兩片嘴唇合上了她的，他們吻了一個很長很長，很熱烈，很歡快的抱吻。

這時的樂聲也奏得異常地婉轉而妙曼。

『呃……』是前排那女子底輕細的聲音，重引起我對他們的注意。同時聽到『嘖嘖』地羨慕的表示，似從男子底唇間吐出。我眼前看不見遠離的兩個身體了，祇左右湊合，合成一個肥大的昏黑的影形。我知道，他底手指，

受了影片底刺激，準已是緊握——或者緊握了女的一下，使她不很自覺地「呃」了出來，那男子底「嘖嘖」的心情，我也能完全瞭解。我恨燈光熄滅的了，我很想細看那時的他倆，臉上是怎樣地不同。我很想細看她與L L是否一般？如果能看見她底表情，我便可知道，與L L並坐，往日此時的自我，曾有如何地流露？這種的經歷，我和L L也都經歷過來。現在呢，然而，現在的我呢？現在的她呢？

我閉了雙眼，眼前消滅了這一個肥大的黑影，消滅了昏黑中蠢蠢欲動的觀眾；我忘了身在戲院中，正演映着的那動人的影片；我祇好像沉陷在孤塚中，守着我那去世不久的L L，塚中是這樣地黝黯，使我認不清她是死了，還是活着。要說我底心炸欲裂，我底心却還照舊在胸前搏動，但終覺得這心

終還要炸裂似的；我底常傾的清淚，早已奪眶而出了。我底意志也很昏糊；我底呼吸異常急迫；我似轉瞬間便要被黃土掩埋了起來。我隱隱地聽到憑弔的親友，隱隱地聽到哀吹的喪樂。

我再定一定神，我又片時返於空虛與飄渺的境界。少時的屏息以後，心忽驟然地狂躍起來；昏黑的光明中，閉着眼睛的我，又看到LL死時的情狀。LL死時的情狀呀，這回的是異外的清明而深刻了！

幾個星期以來，我急欲從這清明而深刻的印象中逃脫了出來，我要燬滅了我這清明而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無從逃脫，無力燬滅！——也許滅燬了自我底意識時，我便可燬滅了它罷？——也許我能逃脫片時，但我終得要退歸於它底範疇之中，永遠永遠地。這便是使我鬱悶的唯一原因。爲排遣這鬱

悶，連日的我，儘在酒肆中痛飲我素所嫉惡的黃酒，忍耐着喝了許久，這一杯的毒物，竟成了良伴，我便在沉醉中暫忘這深刻而清明的印象。連日我也在這僻的街道上踐着我孤單的脚步，領略那自然的景色。我本不願像這樣消磨我底青春，但自從L死後，我底青春便被塗上這頹廢淒涼的顏色了，我何必再加意愛惜呢！然而，這樣也還是不成！每次沉醉後醒來，暫忘的印象，又加倍清明而深刻地印來心上，每次踽踽獨行時，胸臆間仍舊得橫着笨重的鬱悶。這一天我偶然地跑進了P戲院，也是不得已地，一種排遣的新法。

但是我錯了！我又錯了！

我出神地胡思亂想着。

這時更沒有足以暫忘的沉醉，這裏坐着更不比落寞地獨行，眼前的景

像，如果是銳利的針鋒，正足以挑破我底傷痕，引起我這可咀咒的回憶，塗濃我這難煥滅的印象，也足以化成鬱悶的泉源，在我底心隙中流澌。

我本是排遣鬱悶來的，但我底鬱悶更深了！

『啊！我底手！你搗碎了！』還是眼前那女子底輕脆的聲音，落在我底耳中。我勉強睜開這乾澀的雙眼看去，果然，合在一處的兩個昏黑的身影，不似先前那樣地肥大了。細瘦到似乎是一個人的。

眼前一閃，四處的電燈都又亮了。看銀幕上映着不甚清楚的，「休息十分鐘」的字樣。繁亂的樂聲驟然也停止了。紫紅色，杏黃邊的厚幕又扯了下來。滿院中重開始了喧嘩的擾亂。

他們這時又離開得很遠地了。杏黃色上衣襯着她那微側過來的，暈紅

的臉子，顯得是更加嫵媚，有如醉後，再看鼻煙色上衣頂着的那個臉子，却正用兩眼向左邊睨着。唉！在他底眼前，她便是他底世界底全部！她便是他底生命與靈魂！她也許便是他自身底一半！——我知道，他定做如是想；往日和LL同來時，我也曾這樣想像來。

我正定着眼睛望着她，望着她這嫵媚的神態，我忽發見，她竟是我去世的LL。我再凝神看去，纔覺得她祇面似我去世的LL；在相像之中，究竟有許多不像的地方。我當時真想認她作我底LL，我便將坐在她底身旁去了；但是，天哪！她身旁不是有着穿鼻煙色長袍的那個男子嗎？

我嫉妬他們！我真地嫉妬他們！他們使我不得不嫉妬！

我開始悔恨着了！我不該跑進這裏來的！這裏實在是他們底世界！看眼

前這一對以外，前後左右樓上下，還不知有多少對數！一個個巧笑的，羞紅的，嫵媚的女人底面孔！一個個旁坐的，歡愉的，驕矜的男子底面孔！燈光中，似乎都在譏諷我，都在菲薄我；無疑地，他們都與我以難堪的壓迫。

燈又快要熄滅了！這兩個身影，又將合成了昏黑的一個了罷！

我不能再坐在這裏！我從他們底世界中，趁着這未熄的燈光，逃脫了出來。我當重回到我底世界裏去！

我走下台階。

靡纖的秋雨，這時落得更大了！我在泥滑滑的子街上走着。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友朋的色桃致

去年秋盡江南時候的田園生活，是我們畢生最值得紀念，最值得追想的！我們怕不易再得有那樣的機遇，那樣的享樂了！

今年春季，我們分散在天南地北，不知生死存亡；直到昨天接得萍底來信，纔知道他病過白喉，顛險幾死！唉！如果見面的時候，我們要預備多少眼淚，抱頭痛哭呢！

有時病到最危險的病，對於苦悶的解脫，對於意志薄弱的人們，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機會！萍病而不死，固然能使他父母底晚年，得以愉快地度過；然而不幸的萍呀，他將如何地掙扎和奮鬥，磨練他那孱弱的肩頭，擔當這重重的憂患呀！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得病，得病而致死！我覺得惟有死纔能解決我底

苦悶！但我不能自殺，我不能不希望自然的摧擊，大病底襲來，好斷送我這病弱的萎頹的生命。

我底苦悶，近來是愈積愈深了！深能瞭解我的祇有萍和你，你大概可以推測到我這近日的心情罷！你可知道，你底生活底轉變，從灰白色的變成桃色的，於我却是一個重大的刺激呢？我寫到這裏的時候，我唯有咀咒我自己底命運；惟有羨慕你近日的遭逢！

這些都是意料不到的事！

在你感覺着愛底缺乏時，在你每天狂吸煙捲鬱鬱不樂時，在你消瘦得形同鬼魅時，我却游泳在愛河底深處，我却過着甜美的生活。我所接觸的是光明，你的却祇是黑暗；我所覺得的是快慰，你的卻祇是酸悲。你會嫉妬過

我底幸福，我也曾誇耀過我那幸福；在讀着我們底情書的時候。

然而，春天是過去的了！桃花是凋零的了！桃花是凋零的了！過去的春光，雖值得萬分的留戀，終竟是不可捉摸的了！已經凋零的桃花，祇有與泥土同埋，也是不能回復那生底燦爛的了！我底執着的心靈，我底沉浸的情愛，從此便有如漫天的飛絮，飄泊無依。春光消逝了！這飄泊的飛絮，也祇有逐漸萎敗，墮落在泥土裏，求無輕快與潔淨的時候了！

可是，做夢也想不到，你那飄泊無依的心靈和情愛，有如今日之我的，竟有了永遠的着落了！如果那真是飄泊的飛絮，現在承戴着你的，便是一顆芬芳的花朵；你將在溫馨的環抱裏面得着聖潔的享樂。如果那却是萎敗的花朵，你現在諒已有了仙液瓊漿的灌溉，將重有了繽紛鮮朗的盛開的機會了！

如果你底血海也會靜止乾涸過，現在又定是熱烈湧騰的了！總之，你已從灰色的生活轉變到桃色的，幸福和快樂代替了悲與愁底位置。你便是當年的我，我便是當年的你！當我接到你詳盡的來信以後，我在意外的歡欣之外，充滿了過分的驚疑和嫉妬；彷彿是在離奇恍惚的夢中。我要咀咒這個夢！我企望我底快意的夢底到來！

去年我們月夜步行的幾次靜默，和那靜默後的閒譚。於我是不可磨滅的，一個淒清的印象了！

我們極緩極緩地並肩步行着，有時駐立在遼闊的路邊，你還記得嗎？有時共坐在冷硬的石堦上，仰望着天上層雲中推動出來的月亮，模糊的影兒斜躺在我們底腳邊。是寂寞和淒清包圍着我們的身體，是悲哀和愁悶緊敲

着我們底心扉，在昏黑的夜氣裏互握着震顫的雙手；有時在燈光之下。又有時就着月色，互相凝望着癡呆的神氣。我們暢談過心坎深處的秘密，我們也曾交相勉策，我們要以同情的眼淚，慰解這半生的不幸。那時你也會勸解我底悼亡；我也曾安慰你底失戀；我們同在迴憶中追尋那泯亡的歡快；我們都以未來的幸運爲祈禱的目標。

那時的面唐的心境非筆墨所能描畫，你可記得，有一次，歡愉的笛音從叢樹中傳來我們耳邊時，我們便飛也似地奔逃到宿舍去嗎？那時夢醒的棲鴉曾爲我們悲鳴不已；草際的秋蟲，也曾爲我們高唱輓歌；叮嚀的一聲兩聲的，震盪到四野的晚鐘，便是我們底葬鐘了；是那樣地慘厲而幽逸，激動着我們底悲思。

然而，現在的你，終究是桃色的了！我惟有預祝你前途底更加美滿，更加幸福！但是，我呢？我呢？

今日的我，非復往昔的活潑了！青春已去得迢遙！青春遺留與我的，祇是一片片的迴憶，這些迴憶又成了我底悲愁的重心了！是這無盡的悲愁，割削了我底肌肉，成爲如此的消瘦；吮吸了我底生機，成爲如此的萎靡；我要超昇，我要解脫出來，從這悲愁的窠底！難道是祇有死亡嗎？

我對於一切的事物，諸色的女人，都在厭惡，也都在戀念！我覺得我不能過着更好的生活時，它們於我都顯着嘲笑的情調；但若這樣淹化了，它們於我，也覺得是異外的可親。因此我將寄託無依的情愛，於我所厭惡的人和物上，但我又常缺乏着勇氣；我認爲那終是墮落。

我自知，朋友們也常勸我，我應該向上，應該振作有爲，應該樂觀；但我終以爲：性愛沒有寄託時，向上，振作，樂觀，都是不可能的！

我底生活實在是索然無味！

我底苦悶近來是愈積愈深了！我唯一的希望是病，是死！然而這不要重創了父母底慈心嗎？然而除此又能有什麼辦法哩！

我願有千鈞的力量，搗去我這苦悶的重壓！

.....

並坐在爐邊的伯揚和企君，讀完了這篇「致桃色的朋友」之後，伯揚

就把這張刊物疊起，放在書架上。他覺得這好像是別人做的文章了，是別人在抒寫着衷心底苦悶；他忘了這便是四年以前暮春的一晚，他在無垠的苦悶中寫成的！其實呢，現在的他，是再生的了！

窗外珠粒似的新霰，還夾雜着冷雨，向單薄的層瓦上敲打着，好似輕攏慢撚的琵琶。玻璃籠上了一層模糊的霧氣，細細的水線，流成了條條的白痕。盛旺的炭火，發出調和的光輝，投射着靜默中巨擁的他倆底半邊臉上，衣襟上，顯有着光明和幸福象徵。

他們背後的牆壁上掛着一幅愛神的畫像，張着潔白的雙翼，露出和悅的形容，愛神似在說着：

『你們現在得着我底聖靈的翼護了！』

互擁的他們，似乎並未聽見。企君正從脈脈的情懷中，盪漾着深深的感荷；她知道伯揚四年來對她的純摯的愛戀和衛護，無疑的是那種心悄底反動；是潛伏而得機一逞的誠意。他呢，却因偶然翻出這篇文章來，引起已往的印象；他要在歡快的今朝，追尋着往年的情調。

他曾在苦悶到極點的時候，自然而然地，過着墮落的生活。他所視為毒物的香煙，也終日不肯離口了；他所視為畏途的妓館，也常有他底蹤迹了；他對於不值得施愛的卑劣的女人，也看作無邪的聖女了。他雖覺這種狀態，確是無形的自殺；心靈上，體質上，人格上都在逐漸地消亡；但他似被無上的威

力逼迫着，不得不採取這條途徑。他知道這是基於缺乏愛的變態狀況，他知道沒有寄託情愛的戀人時，這也是當然的結果。他祇在良心發現時，自己愧恨着，爲什麼竟沒有放下屠刀的勇氣，節制欲念的決心。

他在矛盾的心理中，度過了一個夏季。墮落的程度增進時，他懺悔的程度也在增進着；他覺得反正都是痛苦！自殺的引誘和死神底黯影，常在他腦中起伏而隱現。

他受不住痛苦底壓迫，他情願犧牲了賸餘的生命；他情願破壞了父母底期望和幸福；他情願遺棄了摯愛的人，去和死神把晤；但他又每是遲疑畏縮，不能堅決地實行。

他曾把當時的心理，向他底知己剖解。

衝突更甚，痛苦更甚的失眠的一夜，他終於決定了自殺的主張。黎明時草率地寫了好些書信，略為整理了衣裳，便走到江岸上去。

他走到白石砌成的江岸上。習習的江風，把他那散亂的頭髮，吹得更加散亂。澎湃的濤音向脚下沖盪着，高奏那沮落的悲歌。他那時的心情，是畏懼和勇敢的交流，造成了片時的延宕，延宕中心神倒返於平易和寧靜了。他祇是呆呆地望着起伏的江水。有白鷗在江上飛旋。

這時岸邊盪過一隻小船，駕船來的是一個老年的漁婦。看上去她已很衰頹，卻還用一架小罾在水中起落地網魚。網了幾次祇是空無所有，她還是起落地網着，流露着低微的希望。有時船身迴旋不定，她一手搖動小櫓，移動過來，又沿着江邊，駛向前去。

他興奮地凝望着，他想候這漁船駛遠，便奮身下跳。可是這漁船已經永恆地停留在他底腦海裏了！又重牽載着他底靈魂，駛航向光明的去處。

他凝思片時後，他看不出這老人底孤獨與頹廢。她祇在希望和奮鬥中盡力地工作着。相形之下，他驟然醒悟過來，是一種愧悔的心情，突變了再生的志願。

是一種愧悔的心情，突變了再生的志願！

他覺得現在的自己是輕快而光明的了！此後自新的生活，終是更有意義的！

——困苦艱難的境過，原是人生的訓練呀！現在應該更堅確地信從這個道理了！命運是自己可以改造的！死是懦弱！死也是罪惡！

在和煦燦爛的日光底臨照中，他如此想着，有生氣地急急地走向寓所裏去。

回去看時，一切的用具在陽光中歡迎着重生的故主。又在疏懶的茶房未曾代發的遺書上，看到了一朋個友底來信，這朋友便是他所羨慕的那桃色的朋友。這封勸勉的來信，更決定了他那自新的生活。

這些文件，都是他畢生的紀念品了！

他從此纔尋獲了生存的使命。不久，他由友人底介紹，認識了企君，他以整個的純真的情愛，傾注與這枝鮮豔的花朵；他以洗刷過的身心，皈依在這位天使底聖潔無邪的腳下。他們底經過很順利而且美滿。這時正開始着同居的生活。

過去的是前生！當前的也是夢一般地。

由衷的情熱，使他向企君底額上輕輕地吻着。

良久的靜默和感念之後，他離開了她底懷抱，走向書架前，從一本舊書內，檢出幾封信來，又在別一本內，檢出一張信紙，那信紙已經變黃了。

這時火爐中豁朗作響，是企君投進了一鐵匙煤炭。她把火門關好。

『這幾封絕命書你是看過的了，這一封救命書，你也得看看！』

約略地講說着自殺的故事後，有着生底光明和喜悅的伯揚，臉微側地，枕在企君底肩上，說了這兩句時，更用着柔和的聲調，一字字讀了下去。

散落的新霞，已經變作了雪花；似要靜止了索索的聲息，使企君聽得分外地清明。

伯揚：

接到你這封苦悶的信後，你知道我受了若何的感動！我是過來人，當然是能瞭解你的，現在我用萬分誠懇的心來安慰你，勸解你，並希望你聽信我所說的話。

我第一就勸你把那種頹廢的生活告個結束，尤其是千萬千萬不要想到自殺！你那浪漫的故事，不是以沾污你底人格；自新以後的人格，實較墮落之前為光明！祇要你能堅決地放下屠刀！

你這樣的生活，身心是定被戕賊了，將與你以深烈的後悔，在你尋得忠

實的伴侶以後！希望雖是痛苦的根源，也唯有希望，纔解得重壓的苦悶！我願你能隱晦在新鮮的希望中，重振作你懦弱的身心，培養你奮發的志趣，最後的勝利，未來的光明，終是屬於你的！終是臨照着你的！

我現在正悔恨以前爲無愛而引起的煩惱，要知道煩惱是徒害身心的惡魔！於事實是無補的！而且性愛底本身的確有點神祕，決不是立刻可以尋得的，也不是永久不可以尋得的！要尋得合于理想的愛，不能不稍存忍耐之心！伯揚！你看，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得有女性的愛了，而且是如此地合于我底理想！你定也會達得這樣目的，這不過是時間問題！

命運並不是鐵鑄的，鐵鑄的也能夠融冶而改造！我底事就是一個例證。

伯揚！請你聽信你好友的話！

你底「桃色的朋友」

十五年五月八日撰寫

裏明光在

一 夜晚的園林

夜晚的園林，更彷彿是仙境了！

他獨自一人，牽著在燈火光中映出的影子，走進了F公園後，看見迎面的一叢樹木，形成了黝黯的深窟，這黝黯却是清新而幽靜。尋着慘澹的路徑走向前去的他，這時心中的憂鬱與沉悶，不自覺地減輕了不少。他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又長長地吸進了一口。

那是初秋的一夜。雖已到了初秋，天氣還滯留在炎夏的狀況裏；而且似比炎夏較勝一籌地，亢熱的空氣，堅壓着各個混亂而飄飄的心臟。直到夜晚，有時清涼的微颺，從天角吹來；沉重的靈魂，纔漸能蘇解。

他覺得今夜的游客是異樣地增多，而自身却是異樣的孤另。一對對手挽手的青春的配偶，從他底後身趕上前去，有時又迎面走來。不孤另的笑語浮動在前後的園中。園外那車輪的輾動，轟轟地震響着，似爲他們高唱着讚美的歌曲，是那樣地奮興而雄偉。

他在樹下的矮橙上坐了一回兒後，立起身來，再向無人的地方走去。他不敢走向人叢中，人叢中愈足以顯出他底孤另與寂寞；他也不敢走向極其幽邃而偏僻的地方去；他知道，那些地方時常爲歡樂的伴侶佔有了；他不便闖入那樂園，驚擾了他們癡迷的甜夢。

他祇在寬長的道路上徘徊着。枝葉蔭護着的路燈底綠光之下，矮橙上也常並坐了中外的男女，在喁喁地談着情話，或是細細地吟着戀歌，使他憤

恨而嫉惡的情態，偏偏地常時映入他孤另的眼中，他覺得這盡是些刺激。

他在淺灰色的小河邊野立了好久，對面的燈光，扯得長長細細地閃閃地浮動在水面上。樹木的濃蔭把水面塗染得較為黝黑。他發現了左邊走來的雙雙人影後，他似脫逃一般地急急地沿着流水向前走去，走到一方大草場上，他頹唐地拋了草帽，突然地睡在草的襁褓上了。他回顧那嵌在草地裏的小河好像一條蜿蜒的白練，秋蟲之悲吟（也許秋蟲的本身正歌唱着秋夜的歡快）繁亂地掛在他底耳朵上。他初很懊恨，但以一種奇特的心情逗留在那裏了。

——是的，我也當唱我底沮落之歌了！

——快到末日的秋蟲呀！我與你們不有着相同的命運嗎！

他黯然神傷地睡在那裏，雜亂的思潮，激蕩着他底心靈。

樹林裏時有白衣的細長的身影，似幽靈般的，來往地飄浮着。

這時園中又有着一個神奇的音樂會。車輪的輾動遠奏着低音；秋蟲的哀鳴細唱着高調；遠近的笑語，又好似隱約而柔細的肉聲的歌唱。使得天上的羣星聽見了，似要輕狂地傾跌下來，與飛舞的螢火，一炫其光亮。

但從他耳中傳到他底意識裏的，這神奇的彈奏，正無異是哀悼他底喪亡的葬歌。

他便覺得自己是已睡在墓中，有憑弔他的他友伴底足音，從自己頭部走向右旁去。他正舉起左手撫摹着自己底冰冷的前額，更從這左手邊旁，遙看着微茫的星火。

——如果我與這些青春的驕子有着相同的命運時，我將躺在這草地上枕着我那女伴的胸懷；市聲煩擾的四周，如果是人間，這裏的，這不是仙境？

——如果有這樣的女伴，坐在我底身旁，她以柔細而清脆的聲音吐露着纏綿的心事，我將怎樣地陶醉了！陶醉到就要死去似的！即使是死去，也將永恆地咀嚼着那陶醉的滋味……

——如果她有時再能嬌聲地唱着著名的戀歌……

——如果她再能以柔軟的兩手撫摩着我底臉子，或者還把顫動的嘴唇合上了我底嘴唇。

……………

他知道這些想望的結果，將愈確定了自身的失望和缺乏。他又看見遠

處的幽靈似地來去飄浮的人影子，他便把頭臉側到右邊來。但是——

離他不遠的右邊的草地上，正有着一雙快意的陶醉者，女的坐在矮矮的鐵椅上，男的頭胸部埋入了她底懷抱中，祇細長的兩隻洋裝的白褲管，半斜地橫在黝黯的草地上。他好像一個嬌癡頑皮的小孩，留戀着慈母底溫和他的懷抱。

——你們是故意地在這裏演給我看的嗎？

他啼笑皆難地長嘆了一口悶氣。隨時立起身來，向F園的大門走出去。一雙雙的男女們，手挽手地半擁着，還在魚貫地走進這夜晚的園林。

他不幸的命運給他組成了沮落的悲哀。

他有過許多的朋友，他都是推心置腹地把別人當做自己一般，始終以誠摯的赤心對待他們，他自問沒有對不住他們的地方。而他們有的是給黃金炫昏了貴眼，有的是給誤會長成了隔膜，說他是孤僻，是小氣量，是虛偽的坦白，甚至說他是狼心狗肺。他們逐漸地疏遠而遺棄了他，結果，他竟沒有一個朋友了！他最初也想更誠摯地尋求知己的朋友，他所收穫的祇是無邊的失望；最後，他想到：「虛偽的世界上，發現了虛偽的故事，也不能就算奇蹟。」也就安於那膚淺的周旋，忘却了朋友的需要，從此更陷於孤單。

他是早熟的一個青年，纔到身體發育的時候，他便渴慕着異性；然而度過了二十生辰的他，還未曾承受過異性一度的垂青，與他以蜜甜的安慰。她

們也在擯棄他，有如他友朋們底擯棄。他不慣於他這孤單的生活！

他在凝視着月下鐙前那孤單的身影時，他常在想着：

——難道我之處世接物，果有背謬情理的地方，得罪了朋友嗎？爲什麼他們逐漸地和我疏遠了？

——但朋友是應該直言奉勸的！爲什麼他們祇在暗裏譏嘲，背後謾罵？我這自以爲天真而坦白的態度，在機巧的社會裏，果真是耍不得的嗎？

——爲什麼我沒有領受異性底愛憐的機會，難道是命運註定，應該孤獨終身的嗎？

他一切的失望，最後，祇好歸咎於命運。他有時認為他底命運，是不容他不失望的；這是自然的，無可抗爭的大力！

但他終憤恨着己身的命運。他企求着純真的性愛。

這時，擯棄他的許多的朋友們，一個個，都次遞地結了婚；有的並且做了一兩個小孩的父親。而他却望着過眼的韶華，在春去夏來地，匆匆消遊着。去年中秋節後他又度過了二十一歲的生辰。這四五年來的新愁舊恨，都堆積在胸中；往事的影形，與他以淒切的感傷；性愛的追求，使他奮興而鼓舞；他雖有時明知那追求是終歸要失望的！

許多嬌好的女子，都做過他理想中的戀人，而她們都不會把他放進眼裏。他知道，對她們祇應該自慚形穢，讓華服的少年，去調笑奉承的。他祇得自

已減低了選擇配偶，企求性愛的標準。

——性情祇要不十分囂強，已可算得是溫柔的了！

——智識方面，如果能受過高等教育當然是最好；即使祇受過中等教育也就算不錯；即使祇受過初等教育也未嘗不可以；再退一步說，即使是未受過教育僅認得幾個字的，也勉強去得了！字是總得認識幾個的！

——面貌呢，祇要不教人惡心，便也算得美好！

本了這樣的標準，去年年底，他便託了家裏的親戚，向他底一個鄰人求婚。在他家鄉，那偏僻的村鎮上，自由之神還沒有播布她聖靈的光輝，也從未受過新潮底激蕩。他不能不服從那相沿的習慣和風俗。

那時他唯一的意中人便是他底芳鄰。她祇認識幾個字，連小學都沒畢

業。她也看不出怎樣地美好，她底皮膚過黑而身材過長。聽說她底性情也很浮躁。十七八歲時，他也曾與她常見面，但從未在他意識裏留下她些微的印象。他總覺得，有時偶而想到，他未來的戀者，定要勝過她十倍！有她這樣的一個侶伴，真是他畢生的羞恥！他未來的她，將與他以無上的光榮。

可憐的是，他不能不回到素所唾棄的這女子底面前來向她求愛，命運打磨淨了他那驕昂的意氣。

他挽人和她家提親後，她以這是爲沒有什麼問題的了！他計劃着怎樣去印一種異樣精美的訂婚通啓，把家鄉的舊戲照新法演唱起來。

更可憐的是，那親戚帶同來的答復，又意外地使他失望！他說：

「她家已送出了八字，介紹的是她父親底一位至好的朋友，這男家遠

在湖南，男的已有四十多，聽說是去做填房。她父母都說：如果答應了你家，便很對不住朋友，這是很可惜的事，爲什麼不早點提起？他們也都稱贊你底聰明俊秀。」

他聽了，在悲痛自己命運底惡劣時，還同情於她底命運，她覺得她比自已更可憐！她底父母竟把她送上那悲慘的前途。但後來聽說那樣地回復，不過是爲拒絕得婉轉些；湖南的男家，雖託人說過，也遭了她家底拒絕。他們嫌那人年紀太大了，雖然他們很愛他有錢。而他們之所以拒絕了他呢，爲的是他家無恆產！

不錯！沒有恆產的是買不着情愛的！這萬惡的買賣式的婚姻制度！我願我能有廢除的權威！這可笑的，卑鄙的村夫愚婦呀！如果我有刀，我定要

把你們殺死！

——要知道！我底身體，我底智識，就是無價的恆產！祇要不碰到死神底邀請，如果你們喜歡莊田，我便是莊田！如果你們喜歡房屋，我就是房屋！如果你們喜歡洋錢和鈔票，憑我這不斷的努力，我也能達到你們底目的，銀庫裏積滿了金錢！

——即使我是個白癡，我是個殘廢的人，憑我家目前的狀況，比窮人富得多，也不致凍餓了你們那寶貴似的女兒！

——是的！你們把女兒看成了可居的奇貨，你們要等候着富豪的買主！爲要滿足這卑鄙的目的，也許能忍心害理，讓你們女兒零星出賣，賣給那些善於蹂躪的男人！

最後，他在憤怒之餘，把這可笑的拒絕也就逐漸地遺忘了。有時他更自慰着：

——我不該自己減低了我尋求情愛的目標！那樣下去，我便不能有一日的揚眉吐氣！即使她家竟不拒絕了我底請求。

——我底年華也不能算是怎樣地老大！我底青春還貽我以殘餘的活潑，我應該等候着，等候着，等候那一個時機，我畢竟可以會見我唯一的知己，我可以擁有我無量的幸福。我可以變換了一個我！

可是他總覺得自己是無希望的了！過去的途程，已經證實了他底命運，沮落的悲哀，如果那樣的便是沮落的悲哀，逐漸地醞釀在心頭。

有一次他寫信給他千里外的父親，大約是這樣寫着：

「近日心情，頽唐已極，回顧過去，冥想未來，恐將永無快意之時，祇使我終日愁眉，我恨不能超升到別一世界裏去。在那裏也許會有歡快的種子，播佈在我底心頭……」

他父親給他底信上，寫出了老人底感傷：

「仲達吾兒見字知悉：

來信收到，深痛我心！

汝兄故後，不及兩年，汝弟繼遭天折，爲父母者，尙復有何意趣？有所屬望，端在吾兒！兒又頽唐，怨思自擾，時存棄世之想，重傷父每之心，殊深惆悵也！當知人情冷暖，自古已然，婚姻早遲，夙緣前定，不必過於怨憤，允宜靜待機緣。此時正當求學，尤應專心壹志，飛黃騰達，幸福功名，非不可

期，端在此舉！豈可懈怠，坐失韶華？

試思邁年老父，寄身盜匪出沒之區，所為何來？吾兒若再不自愛惜，束手待斃；他年贍養，更恃誰者？望即立德修身，勤奮保重，是爲至要！近來老父安適，不必掛念。父字：月日。」

讀後他也曾感愧而流淚，立時決意要改變那萎靡的態度。但不久慈父底藥策逐漸地淡忘時，他便復萌了故態。

三 悲傷的喜劇

他在村裏過了長夏後，到了繁華的都市裏來，暫住在他底表兄家裏。他多半的光陰，消磨於蹣跚的獨步。F公園也就常留下他底足印。

他始終覺得，他無法使得自己稍爲歡快一點，雖然自己也厭惡那憂鬱。他做過許多醒時的夢，也許祇在這些夢境中暫時麻木了沮落的悲哀。但有時從夢境中蘇醒了的靈魂，反更咀嚼了加倍悲涼的滋味。

他夢過：他忽有了許多女朋友們，這是許多不相識的朋友次遞地介紹給他的。他與她們維持着正當而親切的友誼；最後他再以素日的經驗，選擇了其中的一個。各方面都能使他滿足的這一個，終與他成了幸福的配偶。他在這甜蜜的幸福中，消遣了生命的全部。

他夢過：世界上祇有一個異性的知己能夠深切地瞭解他底爲人，能夠讚賞他底文字，能夠尊敬着他底愛；與他以熱烈的安慰……

夢醒以後，失望包圍着的他，有時也自嘲笑着，這癡愚的空想。

他性情更孤僻了，除了獨自散步於清靜的街道和熱鬧的公園以外，他又常癡呆而麻木地兀坐着。他厭於做任何的動作，翻開書本，看不到兩三行，那些字體便會搏動起來變爲銀灰色的淺霧，湧入他疲乏的眼簾。他底兩眼便凝注着任何的一點，有時想什麼，有時又不想什麼地消磨了一個下午，有時消磨了一個早晨。

候到開學，他準備遷居入校。狹隘的宿舍，早給同學們捷足先得，沒有他立錐的餘地。他祇得租了學校附近的一間民房，暫時住下。開了他底窗，可以看見來往的電車，汽車，人力車是那樣地雜亂，每天沒有片時的甯貼，祇有中夜醒來輾轉反側難於入睡的一刻，除了三兩聲犬嚎以外，一切纔暫歸寂靜。他以爲進了學校以後，有了功課的督促，纔可使生活納於正軌，不致散

漫無序了。這期望還是不能實現，許多教授們時常缺席，時間表上空曠着課程的名目。有上了課的，不是暴露了知識的淺陋，就是敷衍衍衍地自己也不知講些什麼；再不就是築就了森嚴的壁壘，你即使充滿了懷疑，也不敢輕於動問，祇在沉重的氛圍裏受着被壓迫的苦悶，耳聽上課下課的鐘聲，按照時刻，叮嚀地一再震響着。

他對於功課集中的志趣，開學一星期後也喪失無餘了。同居的孫家有一個年青的婢女，漸在他底眼前，留下了清新的印象。

租房子時她看見過她，她是十八九歲的一個鄉下人。她如果還有美好的存在，便祇在那一雙媚眼上。此外，你想，面盤的輪廓是那樣地多棱角，皮膚是那樣地鞏黑而粗糙，肌肉是那樣地臃腫，而身材却又是短小的！第一次

的見面，他當然不會注意了。

無聊時也許無聊的事件會以為是有趣的，這時被憂鬱羈絆了的他，眼望着常在門外來往的這醜陋的村姑，竟逐漸地認識了她底美好，尤其是輕飄而多少有點笨拙的媚眼，屢次地勾引他注意時，他覺得這便是寄託他情愛的處所了。

他見了她時，或是聽見她上樓的足音時，他竟感到心靈底悸動了。

有時他也懺悔着，自知這飄搖的情愛，即使永遠地沒有寄託，也該保有着它底純潔與崇高，不該使得它流於卑下。尤其是自己遺留到現在的童貞，不該喪失於這醜陋的女性！自己這皎潔的身心也不能沾染了她底污辱。

有時他卑下的心情又無從抑遏了。他想，我這羸弱的身體，也許明朝便

淹化，我已活了這些年，如果性的秘密，直到死，於我永是一個秘密時，我將是怎樣地不值得！此外又沒有寄託我純潔與崇高的情愛之可能。

新奇的憧憬和她那輕飄的媚眼一般，不時地躍動在眼前。想喝茶，又不敢喝茶或是一時沒有茶喝的那種渴望，終日地佔有了他底餘暇。

他莫明其妙地喜歡和她說話了。他也認為那是自暴自棄的心情。

都市的人們，習慣地晏起遲眠，習慣地在可以娛樂的場合裏支付了生命底存餘。她在主人睡熟的早晨或外出未歸的深夜，也喜在他那裏逗留談笑，依依地不想出去。

他更熟悉了她那輕飄的媚眼；他知道性的經驗，她是異常豐富的，雖然她還很年青。

他湧現着對某種新鮮嘗試底企圖與決定，他以爲除非那樣纔可以消泯他不平的苦悶。其實呢，他完全在受好奇心底支配；他底理智，愈加變得薄弱了！

涼爽的深秋之夜，他熄滅了燈火，關了房門，祇開了半窗，讓微茫的星月底光輝，投射到床上枕上，他覺得滿屋裏猶如墟墓。

他和她演習了一幕悲傷的喜劇！

三 靈魂的洗禮

他最近又被矛盾的心理織就了更深沉的苦悶。

他於自己童貞之喪失，覺得萬分地惋惜，同時對於卑劣的肉之追求，有

着異常的興奮。他自己解釋着，這舉動可算是無愛的反應，而那動機是怎樣地可憐！這真是悲傷的喜劇！不，也許正是個悲傷的悲劇！

他到校上課時自己很覺得婉艱，似乎常有人在譏笑似地，使他不得不迴避着熟人底面顏。有時自己也輕視着墮落的身心，憎恨着薄弱的意志，自己已愛約束那不羈的感情！他已陷於不安定的情緒之中。

這時候他仍舊常到王公園去。葱綠的茂草已經枯黃了；赭紅的樹葉，飄落了滿地；園中的樹木，似已減少了，看上去疏疏落落；一切呈現着衰老與疲憊；秋蟲隨秋神俱去，鳥雀的歌喉也顯得蒼老。祇有那雙雙的遊客，和往前一樣，保留着不死的青春，呈現着歡愉的色彩，魚貫地走進園中。也許他們和她們交遊的底裏，未嘗沒有卑劣的成分，但他總覺得，他畢竟沒有那樣地崇

高與純潔了。

這時候，他仍舊常時接到千里外老父底來信。那些信上仍舊充滿了期許，勉勵和訓誨的言詞。他收到後細看時，不由地脊背上冒出了冷汗，一顆心也在異樣地抖戰着。他好似關在囚牢裏的罪犯，黑暗中有一縷的慈暉，與他以靈魂的洗禮，他底靈魂便跪在堆滿了灰塵與尿糞的地上，向着這神聖的光明祈禱着，懺悔着。這慈暉也指示了他：何處是光明，何處是晦暗，何處是地獄，何處是天堂。

他便寫信告訴他父親，說是近來自己怎樣地勤奮讀書，怎樣地愛惜身體，怎樣地尊重人格，怎樣地修養道德……他如他老父所期望的寫上了當然，父親看了定要歡快的。他寫後重看時，自己却又不滿於這虛偽的欺騙。他

便想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底罪惡的過去，暴露在父親底座前，請求他底原諒或懲罰，表示自己振拔的決心。他畢竟不敢這樣寫，也許是私慾教他不願這麼寫的。他還是把粉飾的原信發出。他又想在父親面前，還是留着我底假面目，從現在起，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我便依照我信上所寫的做去罷！放下屠刀，回頭是岸，我人格還是純潔與崇高的！

他有時確是充滿了歡快的，向上的決心。

但是——

見了那可厭又可愛的，醜陋的美人時，（說醜陋是她底實質；說美好是他底幻象）他又被那輕飄的媚眼，燃燒了熱烈的慾火。

他懷了絕大的好奇心，毫無顧忌地，嘗試了第二次。

他自己奇異着，矛盾的心理中，爲什麼理智常是失敗的。但是這嘗試也使他失望了。他澈底地覺悟了！

——是的！慾終是痛苦，愛纔有歡愉！

——我本是爲洩慾的！我祇看她是一具機器！我明知道，我沒有傾注了一點一滴的真愛！我本想尋點快樂，這結果恰是相反的！而這墮落的行爲，於我是那樣地有害！我底身體，我底名譽，我底金錢……：

在他發覺得遺失了二十塊錢時，他更澈底地覺悟了！

他最後更籌思了一夜，不說是矛盾的心理底鬥爭較妥當些，他決定了應該立刻離開這裏！這裏是殘狠的惡魔製就的陷人的窟阱！如果不再離開自己底靈魂便永沒有蘇醒與復活的希望了！

他和另一同學磋商就緒，即刻把行李收拾好了，遷居出去，加入了三個同學的小團體裏；在破敝的前樓底西首，安放下他底床鋪。那屋裏充滿了陽光，他無時不感覺到復活了靈魂的歡快，直到此時纔立在光明裏。他底憂鬱也稍爲輕減了，他有了向上的前進的勇氣，他覺得唯有這樣纔可以企求到最後的幸福和快樂！

他自己承認着：

「覺悟以後的光明，勝於墮落以前的光明！」

那天離開舊居的時候，他也曾看見那媚眼又是異樣地輕飄，但祇引起了他那厭嫌的冷笑。

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寫完

酒 有 朝 今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消愁愁更愁。」

如果能給人們以多量的印象時，請多給人們一些深明的印象罷！這樣，世界便不易忘記了你！你也算能在這博大的世界上印下了淺淡的鴻爪！雖然似煙霧般的，即使是深明的印象，在人們底心中，總要有渙散的時候！

他又給雲臺山下的朋友們，留下了一個深明的印象了；

是一個炎熱蒸人的午後，天宇中充滿着乾燥的氣氛，使得人們呼吸都覺得艱難。盼望着的是夜晚的臨到，因為夜晚與人以涼爽的微颺，稍稍地解免了日間的困苦和沉悶。而且在這天夜晚，將有一個隆重的宴會，召集了豪爽的友朋們，預備有一次充分的歡愉的享樂。

他底眼角脣邊，流露着絲絲的笑意，奮興的精神，活潑潑的態度，是他近一年來所未曾有過的，這時自然地表現出由衷的歡快。

但在他底享樂的期望漸將接近之時，意外地意外地，她底一封長信，由她朋友底介紹，遞到了他底手中。他推測着：這封信將負有一個重大的使命，在他和她底友情上，是值得紀念的一個進展。這封信將有一種柔婉細緻的筆鋒，表證着這半月以來的靈懷與關懷。這封信將有一次興奮劑似的力量，使得他對未來的工作，更奮勇更努力地向前做去，同時對於這值得懷疑的人生，確定了樂觀的概念。他覺得這封信至少是他長期所想望着的一封來信；信裏的言詞，定要使他微微笑着愉樂地讀去的！他願長吻這封信，因為這是她底尊嚴的來信；他願長吻這封信上的任何文字，因為這是她底聖靈的

手蹟。他終因不便表現這衷心的欲求，祇在芬芳的氣息中，輕輕地拆開，靜靜地讀去。

讀後的他，忽陷入了一個無援的失望的悲傷之深窟，奔波的血液，驟起了交響的急奏；晶瑩的眼淚，已經充滿在雙眼；微弱的呼吸，覺得是要斷絕；他祇癡呆地坐在籐椅上不能轉動。如果那鮮豔的紙張是一束嬌好的薔薇，他所接觸到的，不過是薔薇的刺！

她在，拒絕了他！

但他終於立起身來，跑向前面，把被刺後的血漿，被刺後的淚水，盡量地

傾寫在一封更長的信上。他預料這信的效果依舊是渺茫，因為世界上的同情，早變成了糞土；理智並不如一堆敗絮之值錢，而愛神是盲目的了！

他覺得她畢竟是拒絕了他底請求的了！

他覺得他對她的希望，直到此時，纔片片地破裂！

他覺得他所流瀝的熱情之血淚，這時候纔自知道，原已瀉入了無情的冰海。

意外的傷心，織成了一團傷心的勇氣；絕滅的企圖，時時在衷心深處向自己誘惑。他最後決定了，應該怎樣解免他最近的痛苦。殘忍的，矯情的，無可奈何的微笑，飛迴在他那黃瘦的，頹唐的，凝固的面顏之上。他開始嫉恨着，又同時戀念着一切。

在他寫回信時，在他蘸寫着血淚時，聽到她所彈奏的一種嘲笑的，冰冷的，殘忍的琴音，這時引起了無名的憤怒。他切齒地想說：無情的人類呀！殘酷的女性呀！

他底思潮便不能一時平復，他的感情也緊張到了極點。

反常地他吸完了一支素所嫉惡的紙煙。

他更期望着夜晚的，尤其是宴會時間底到來，他要想借着今宵的苦酒，澆洗着沉重的悲懷。

夜晚終於是臨到了！黃昏被夜神收進了無邊的黑暗之雙袖。微颺徐送的天上，遍佈着擠眼的羣星。驕矜的月亮偷窺着他那悲哀的臉。

他仰起悲哀的臉來，張着失望的雙眼望去，盛筵已在開始佈置了。他來

回地在寥闊的院子裏走着，自然而然地用悲愴的聲調，唱着慷慨的歌曲。他要先借那哽咽的歌聲，吐露着滿腔的哀怨，他要先仗這悲壯的歌聲，表示出堅決的心情。滿院子裏坐着的是赴宴的來客，他們的臉色都表示着嘲笑與懷疑。但他祇覺得這裏正是落寞的墳地，有淒風中的白楊，蕭蕭地唱着死之讚詩。他本很想得一點同情，他知道同情是已在世界被虛偽毀棄的了，他祇從自己底歌聲中，搜尋出一絲絲的安慰，他底感情還很緊張。

宴席上可巧他便坐在她底對面。他在失望之中微微地感到一點滿足。他舉起杯來，豪爽地喝下一滿杯的白玫瑰。他說：

『今晚的酒很苦！』

一絲絲的強笑，牽開了他底雙唇。誠然地，他覺得杯中滿盛着的，便是他

那辛酸的眼淚！

他初時對她，祇是失望後的一種當然的怨憤，但願把她先用手鎗轟死，再立時把自己轟死，使得奔放的赤血，合成鮮豔的交流。但等他向她望去時，她看見她那齊額的秀髮，那細淡的娥眉，那流星似的明眸，那粉裝的準鼻，那紅玫瑰色的，薄薄的，小小的嘴唇，偶開的酒渦，和她可愛的臉上那湧起的嬌羞與笑暈，他不自主地凝視着她。他又喝乾了兩三杯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

莫待無花空折枝！』

他旁若無人地高唱了起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再隨着她側過的頭，臉向窗外望去，他看見天上擠眼的羣星，和那驕矜的月亮。

他催着教人斟起酒來，他愈喝愈覺得痛快，愈喝愈覺得豪爽，也愈喝愈感到悲痛與淒涼。他底臉上噴放着熊熊的火焰似的，他底雙眼也紅了。他覺得異樣地難受。他望望在座的朋友們，他望望可愛的她。他想：

——我把心挖給你了！你偏在拒絕我嗎？

——我將爲你底拒絕而死亡！你可曾知道！

他最後望望杯中的酒。杯中正印着她底倩影，嬌柔的臉上，露出憐憫的慈輝，但酒已變成紅色，像就是自己心海裏的赤波，像就是自己已淚源中的血水。他又舉起杯來，教再給斟滿。斟滿了他又教斟着了！

他漸漸地不能駕馭自己的感情了，他底神識漸漸地有些模糊，但大致却還清晰。他埋頭在兩隻冰冷的手掌中，靜靜地想制伏那奮興的情懷；但是

充滿在眼前的，祇有憤怒，祇有悲哀，祇有失望，祇有死！他底家國，他底父母，他底朋友，他底自身，都逐漸地遺忘在他底記憶裏了！他祇知道，怎樣做去，自己纔能永被解脫。

他更模糊了，他被抬到院子裏坐在籐椅上。他忽然痛快地大哭起來，酸熱的眼淚流到耳根，又簌簌地落在肩衣之上。他忽又瘋癲地大笑著，悲憤而由衷的聲調，好似受傷的野狼，在寥落的山林中，對着自己的身影呼援，一聲聲淒激地長嚎着。

他又被抬到前面的院落裏。他底手足都覺得異常的麻木，這時全身更像有細細的鉛線，緊緊地捆起，使得整個的心兒將因緊縛而碎裂，使得循環的血液，將因緊縛而從毛孔中噴濺出來，使得喘急的呼吸，將因緊縛而立時

斷絕。他大聲地喊着媽媽，他希望媽媽能夠解除他當時的痛苦。

他偶而張開雙眼，看不出星月的光輝，他好似已經埋入了墳墓，包裹着他的，祇是無邊的昏黑和沉寂。他最後發覺了一朵鮮豔的而是坐在黑影裏的白玫瑰花，正在他頹喪的身邊，表現着愛憐的微意。他並不曾離去了失望的心理，這時可以說是更加失望，却在長時間的凝望之後，輕輕地伸出左臂，按着她那膝上的雙手，又緊緊地握着，在身心的沉醉之外，又感到靈魂的沉醉。他終於不敢再握着了，他覺得他沒有這種幸福可以長握着她那綿軟細緻的雙手，他便把左手縮了回來，離開了她底掌握。他更感到失望與沮落的悲懷。他又低聲地哭號了。這時他已經嘔吐過三次，神識已經恢復了不少。週身的痙攣和麻木，這時纔覺得蘇解。但死神正駕着猶惡的雙翼，飛旋在他底

心上。

意外地意外地，天使底福音，降臨到他底耳底，他細細地靜靜地聽去：

『你不要這樣，你靜一靜罷！我告訴你，我誠懇地告訴你，你上了我底當了！你受了我底騙了！我今天的這封長信，不過是一種試驗的工具！我已經很瞭解你，但我需要更進一步的瞭解，我纔做這一次的試驗。你底這種態度，你底這種神氣，完全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的，我覺得異常的滿足和快樂。』

『你不要這樣！你靜靜罷！你靜靜罷！』

他底失望驟然地變成了有希望，靜默了好久，流露着感荷的真意以外，

他從心底裏湧出了歡快的表情，是已被慰安的甜笑！

微颺吹佈着芬芳的氣息，送着他踱進了欣悅的樂園，在那裏，他以疲憊的身心，領略着，承受着天使底慈和的安慰！

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濱河的落寥

一 孤另

「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

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在那寥落的河濱，三兩隻夜泊的烏蓬船在星火微明的水上，印就了幾塊黑影。這時黑影中的你呀，諒也在舉頭遙矚那明月罷！今宵的明月是分外地清澈，雖然團圓後的眉彎，還是細瘦而頎長地斜斜地懸在天宇上星叢中。

「低頭思故鄉，

在走向故鄉的懷抱的你，這時的對月，恐要想像着他鄉，想像着他鄉的我罷！這時我祇靜默地遙矚看你底化身，因為繁星滿天，祇有你是我心頭

的明月，我看見你以清冷的光輝，窺視着我這淒清的臉子。如果明月可以入懷，我將以灼熱的，也許是冰冷的嘴唇，深切地長久地吻着，吻着……

自從你走後，我成了孤另的秋雁似地，在我們底世界裏面承受了新鮮的落寞與悲涼！我看見一切，都使我引起蜜甜的迴憶，對這當前的離別，懷有極端的嫉惡。我不見你那走路的背影在梧桐樹旁邊閃了過去；我也聽不見你那天真浪漫的無邪的歡笑的聲音，在耳邊震撼着；看見的祇是人去後的空床，聽見的祇是風來時的葉響，此外還有蚊蚋的雷鳴和這表針的擺動。我也想不盡量，我也曾譬你是在前面屋裏；我也願當做不相識你；但是，妹妹，讓我在這裏開始喊你一聲，我終被落寞與悲涼的氣氛，低壓着我這癡愚的心罷了！

我剛纔問道王媽，我說：『你捨得姜先生回去嗎？』

『誰說的！我伺候慣了的先生們，我都捨不得他們走！』

你看，老王媽猶如此，何況你朝夕難離的哥哥哩？爲了朋友，爲了自己，爲了我們底前途，這一次的別離，本不該過於傷感！但是，但是我沒有鐵石的心腸哩！你也未必就能十分地甯貼罷？尤其是你這一次的行路，我預感到的好像總是很不幸！我們這短暫的生離，在我，也許是神經過敏，終以爲是慘悽的，無可奈何的死別！不，讓我給你祝福罷！恐要到我能夠捧着你由家發來的電報時，我纔能稍稍地放下我這虛懸的心兒！我祈禱着，我希望着這電報可以早早地頒來，它帶有蜜甜的慰安與使命！

此時已是夜裏的十一點鐘了，我想早早地睡去，遵照你前此的叮囑；唯

恐上床以後，還是要失眠，我祇好盡情地在這裏抒寫，反覺得心情平靜，好似東天池中無風時的池水。但是，但是昨夜此時，你還能倦眼惺忪地坐在我底案頭，看着我揮汗抄寫那可厭的文牘哩！今夜此時的你哩？今夜此時的我哩？

昨日的偶然的請客，雖祇是一個西瓜，好像是小小的結束，預兆了我們的分離。迴憶起來倒很有趣。你以爲如何？你請記着，那西瓜的甜是從未買過的甜；紅是異樣鮮燦燦地紅；大是值得請客的大；這都足代表我們前途的美滿，順遂和偉大，你請想想這個，你便可欣慰不少了。

再想到前晚，我們都在大院子裏乘涼。激越的京胡，合着悲涼的歌調；高亢的喉嚨，唱着纏綿的崑曲；更分取西瓜，嘻笑共談；那時的情景還依稀在眼前。但是今夜此時的你哩？今夜此時的我哩？

更想到過去的幾晚，我們在梧桐深院裏曼聲吟唱着歌詩，細心揣摩着吳語，手相握，肩相偎，明亮的燈光投射着映襯着我們那快慰的面目時，我們是怎樣聖靈而醴美地享樂着我們青春的享樂！但是，今夜此時的你哩？今夜此時的我哩？

我們底前途將與我們以更多量的歡快與安慰，我們應該暫時忘棄了過去的印·象！但是我却早被這些深明的印象纏裹住了，不能，也不願忘·棄！我此時完全是孤另的了！我此時完全是孤另的了！可是我同時感到：我們底靈魂永遠地永遠地是不會孤另的了！這一點於我們還是值得安慰的！

二 別時

「別時情狀分明，盈盈。」

昨晚倦極，滿腔的情緒都未能抒寫得完，就攞了落寞與悲涼的心意，睡向燥熱的床上去；今早瓦雀嘩叫時，我霍然醒來，驟想起了船上的妹妹！新鮮的落寞與悲涼，又沉沉地籠罩着我了！

昨日下午連連地用長途電話探問你底消息，到夜未得回復，我很爲耽心。直到今天接得你同伴萍從新安鎮打來的電話後，纔知道你們已經到了那裏。我已從電話中致意。我不便細說什麼，這裏有很多很多的耳朵。我知道你正想和我說話，祇因免得招搖，不能不靜靜地等候在船上。你那月樣的眉彎，諒必深鎖在一起，同樣的落寞與悲涼，定也籠罩着你嬌婉的心靈。你悵望着天上的白雲；你悵望着高飛的鳥鵲；你悵望着東逝無波的河水，水裏面也

許留下了你底倩影；你更懷望着大伊諸山，那青蒼靄鬱的顏色，你也許正以青山，代替着他鄉暫別的，落寞而悲涼的我呢。

昨早我很頹唐地，但有時很興奮地狂吻着緊抱着你時，我感到前未會有的快感，同時也感到前未曾有的悲傷！我看你也很感動！妹妹！可不是嗎？

「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

妹妹，這兩句早題出了你我底心事！我那時極願你能決然留此，暫不還家；雖然你底歸去，還是我一意促你決定的。昨天的矛盾的心理，賜與我以甚深的惆悵。

昨日在船上時，我緊偎着你底左肩，緊握着你底左手時，別離的哀怨有如電力般烈熱地透度着悸動着每個細胞，每個血管，每個神經纖維！我願切

下你那塊肩頭，割下你那隻手掌，回來後慰安我這落寞與悲涼；因為你無論如何，是已置身船上了！歸去的途程，展布在你底眼前，眼前的蒲河流水，便是我所共傾流的別淚罷？

那時我很想抱你在懷中，以我灼熱的嘴唇吻吮你顫動的嘴唇，但我們那時難以做到，你覺得這情境還很分明罷？

我們終於分別了！可咀咒的分別呀！臨下船時，你底手握我更緊，似在叮囑我早日回南；我也握你更緊，我教你前途珍重！並又祈禱着你們舟車平安！我想再見你一面，下船後立在岸上，那時眼望着船身慢慢地掉過頭去，去向那渺渺的歸途。我一陣風似地趕上前去，跑在岸沿，搶在前面，立在別一船頭，我望見艙上那勇毅的萍，我望見艙外的徐德，我望見船上的男女船家，

我偏偏沒看見你！你偏偏不容我看見！我便慘然高喊着：你底名字，好像寒宵的孤雁，清淚在長空；徐德說：你已到後艙，我再眺望船尾，朦朧中我沒看見你！我失望極了！我驟然覺得當時的一別，便將難於重見似的，兩行熱淚滴滴地落滿在胸前。我兩腿綿軟幾乎跌下水去，週身便像浸在水裏。那船上的婦人，正向我癡望，顯出驚疑的面目，我自知，雖然我底兩眼還追躡着東駛的烏蓬船。那船在遠處也像流露着惜別的心情，停棹不走，不轉過那個灣兒。我想再跑向前去，但灣兒終於是轉過了！妹妹！載你的船兒，我也看不見了！我知道你定也悵然若失！這烏蓬船載着你，和你那滿懷的離恨，既已是到了新安，此時的哥哥，纔放下一小半虛懸的心意！

此時你又可見鹽河中那風景最美的一段行程了罷？過去的同來光

景，恍恍惚惚地呈現在我底眼前。

妹妹！昨天我和敏回來時，他們也許是見了我腮前的淚漬，眼角的暈痕，而有同情的善意的嘲笑。我却彷彿看見船上無言的妹妹，兩行清淚，不時地流到嘴邊。

三 黃昏

「離別之前的一個黃昏，

深深地留在我底記憶裏！」

在雲臺山下種種不幸的預感，所幸卻沒成事實；我們似難於重見的，居然重見在新都了！在新都我們見過幾次以後，緊張的空氣，又把我們逼到這

繁華的上海。這些都是初料所不及的，我們似演着夢中的喜劇般，又都親身地演過了！

我們現在過着的是安甯的生活，但我們不妨回想那辛苦的奔波，和那顛危的分散。我們底心情，現在祇充滿了陶醉的喜悅，但我們也不妨體味那淒涼的離騷，和那憂疑的遠念。那時的生活，確是苦味的，回想起來，都有了蜜甜的滋味了呢！

你說在船上寫過一篇黃昏，那黃昏便是我最難忘的一個黃昏了！

從長堤上柳樹陰中和你並肩走着的我，感到矛盾的思慮所給與的痛苦。我爲你底安全，你底學業，你底一切着想，你無論如何，總得先我而回，回到你安靜的家園；但我又有着一種强有力的理由，說不出的，非使你留在那裏

不可。最後，我希望能夠同你一路回來；待覺得同回的不可能時，充滿在我底心頭的，却是無端的憤恨！那憤恨又化成了深深的惜別之情，在我底許也在你底心頭迴蕩着。當前的景色，增進了我們底留戀。

你可記得，那黃昏時候的落日，散佈了燦爛的光輝，襯托着青翠欲滴的遠山，顯得是異樣的鮮明。絲絲的柳條，正拂拭着立定了的，我們並肩的雙額？它好像同情於驟來的離別，正用它柔和的手臂，安撫着清淒的我們。

我們手在緊握着，不時地更擁抱着；我們要在那短暫的黃昏，互取熱烈的安慰，安慰那酸澀的心情；但我早覺得，脈脈的悲愁，深深地蘊蓄在心頭，早無從排遣了。

我遙望落日遠山和天宇上的雲霞，我忽發癡想，我願我們能有安靜不

變的遠山似的生活，我願我們能有從容有序的落日似的生活；因為我們那時的生活，已經使我十分的愛戀着，不願再有些微的變化了。然而我們底生活，却常如幻變的雲霞！

蒼茫的暮色，好似這離別之前的愁緒一般，逐漸地高壓着我底心兒；我也在你那俊俏的面頰上，窺出了依依的情調。那時，你猛然緊緊地，緊緊地握了我底左手；我也更緊緊地，更緊緊地握住了你的。

第二天你就和萍離開了我，我也就沉陷在落寞與悲涼的心境裏面了！現在所有的，關於那時的情緒，尤其是難於捉摸的了！我和你，都喜捉摸這類的難於捉摸的情調！

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再致死者

(代 跋)

一雙雙曲

雙雙地來到你孤寂的墳前，
絲絲的細雨洗淨了莽莽的秋原，
脈脈的哀思輕在我胸中迴蕩，
癡癡地凝望，我知她也在悲傷。

也許她能有驕矜的微感，
我祇充滿了深厚的愧慚；

我們看不見你底形貌，聽不見聲音，
祇草際蟲鳴，代你作沮落之悲吟。

我心想着你朽枯的白骨，

我眼望着她嬌豔的紅顏，

你請不要哭罷！如果你還能哭，

昨日的紅顏，也許是今朝的白骨！

你也許爲你在世的戀人寬慰，

你見我消失了滿臉的酸悲；

你定還向你在世的情仇嫉妬，
是命運逼你，逼你在情場落伍！

但你請不必感傷，不必感傷，

你嫵媚的豐姿長印上我胸膈的中央。

你當容許我純摯地愛她，

她自難禁我癡愚地戀你！

她在傾灑着同情的珠淚了，

我凝望着秋風中飄搖的暮草。

如今又到了已涼天氣，
你墓中寒峭請添件秋衣！

二昨夜曲

二之一

昨夜我會被秋風吹送，
來到你孤寂的墳中，

墳中並不似理想地黝黯，

是愛之火焰燃成燐白之微光。

你落寞地獨坐飲泣而嗟呀，

我初見你底背影果然是較前細瘦；
你孕淚的眼睛表示了由衷的驚訝，
我們相對無言祇緊握了冷硬的雙手。

你告訴我你沮落的悲哀，
我陳述着這頹唐的過去；

我願長留此間，你却促使我重回人界，
狂痛的訣別之吻應響着喔喔的鷄啼。

她說有時也見過你，在你那淒涼的墓底，
她知你正是你，你像我告她的形像；
但你突變了貓獐的面目，似要吞她，
她獻給一朵同情之花，買得了你底慈祥。

她知道你在恨她，恨她佔有了你底戀人，
（但這却難怪她，應怪我，怪我難依宿諾，
我原該同葬秋原，不，也該堅抱獨身）
你作慰安的微笑，笑着她，她像雨餘的芍藥。

你最後緊抱着她時更頻頻狂吻，
你感傷與慰安的眼淚，流進她顫動的紅唇；
你不願我也遭遇你不幸的遭遇；
你知道她正賜我以活潑的生機。

二三三

我和她又同來到到過的墳中，
我們要和你談說這積哀的感想；
但此時不見你往日的聲容，
悲哀之氣息化成了無邊的黝黯。

我們蒐集了三五飛螢，

合成微渺而幽細的光明；

看清你散陳的骨片，你腐化的屍灰，

你乾白的骷髏眼穴中滿盛清淚。

我們悵然地歸去，歸去，

似馭風而行，有冷露沾衣，

如果這人生的春夢，一朝醒了，

我們與你將有相同的情調。

三天長曲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

你當長咏此詩，把我也此詩長咏，

讓我把過去的情懷，細細地思量起！

但你請不必感傷，不必感傷，

你嫵媚的豐姿長印我胸胸的中央；

你當容許我純摯地愛她，

她自難禁我癡愚地戀你！

雨又落了，落了，落了，落了！

絲絲地……

淒迷，淒迷，淒迷，淒迷……

雨水正是淚水，

雨聲正是悲聲，

絲絲地絲絲地……

……

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波碧十八生辰紀念死者作

書的售代及版出社作合版出

月上柳梢頭 蔣山青著

實售四角

失敗了的俄國革命 嚴劍波著

實售二角四分

社會革命論叢 鐵心編

實售三角二分

夜未央 李石曾譯

實售四角

三民主義

實售二角五分

近世經濟思想史論 河上肇著
李塔天著

實售四角八分

英美勞動運動史 李大年著

實售四角八分

國民黨黨義 王恆著

實售二角四分

婦人與經濟 紀爾曼著
鄒敬芳譯

實售四角八分

戀愛論 廣川白村著
任白濤譯

實售一角六分

書的行印社作合版出

吳稚暉學術論著	梁冰弦編	實售一元
吳稚暉學術論著續篇	梁冰弦編	實售三角二分
吳稚暉最近之言論	鐵心編	實售二角四分
三十三年落花夢	宮琦寅藏著	實售三角
二十世紀之母	梁冰弦著	實售三角二分
秋	蟬蕪山青著	實售四角八分
飄	浮許傑著	實售三角二分
左拉小說集	宅桴譯	實售四角
天上人間	史靈林著	實售三角六分
藝術思潮	華林著	實售二角四分

書的售代及行印社作合版出

世界語初階	吳 傑編	實售一角二分
英文一萬字表	梁冰弦編	實售七角
中國文詞學研究	施 畸著	實售三角五分
社交與性愛	黃 梁編	實售二角五分
婦女問題雜論	毛一波等著	實售三角二分
勤工儉學傳	李石曾編	實售？
讀書法	包望百輯	實售一角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三集	冰 弦編	實售三角二分
師復文存	饒 心編	實售四角
獄中與逃獄	克魯泡特金著 李石曾譯	實售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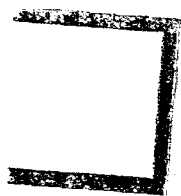
10,1,1927付印

12,1,1927初版

(1—2000)



印翻許不有所版權
角四 洋大 售賣冊每



$$2 - 2 / \left(\frac{15}{32} \right)$$